

漢隱集

共六

~ 16
2358
6





和
24496

和
號 2358
卷 6-6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一



簡牘

與李子常書

早熟漸深長日昏昏粗遣常擬一奉以破阻鬱而
柰無便何雨前新茶曾求之湖南得之不敷少許
分上幸試之若論茶品須先泉味煎法台以為如
何餘不備禮

與李子常書

即見公事中有兵曹啓目城外居人民士大夫并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一

撤入城內令備邊司議處云者來發一笑謂城中
虛疎而盡殺城外人則城內未足實而城外一空
以其策為可議否耶疎而且近必取人一晒而增
騷擾耳勿以病生在城外而為此言也

與李子常書

一發妄言言官重挑撥閔惶恐柰何此有晉州人
柳伊榮乃故柳宗智之子也來言賊情頗真的殊
異乎金光率一問彼中事如何風日不佳臂病重
發鍼灸方始不具

與李子常書

謚議國之重事朝聞無領台恐又如昨日之徒往
來且前啓請吾輩參此會者非以原任大臣應參
也特以為院相之故而請之又慮有從傍竊議者
既辭以病矣一日之內辭此會而入政院似非便今
日姑請他負容僕退入一日也昨有一宰傳尹海
平之言差出院相非規例甚言其不當一松之言
必非偶爾發也外議如此吾儕以為例而旅進焉
其可守示教

與李子常書

比來台履潤卧如何有懷難一晤悵想悵想僕再
下無可為唯以遠遊餘債為関念昨有人貼榜於
訓鍊院東柱舉賤名而加不測之言此難以勿傳
之法典論也癡兒之應賄人議則料之以矣而猶
未知至此之甚傷痛餘喘駭汗靡定即擬上章控
辭徐議進退僕本在家僧也在家緣薄春來亟思
浮海意外遭此厄可憐癡騃自處極難幸台熟量
見教勿以已獲自便而護人飲冷暖也及聞李王

汝輩將上辨疏此必添一駭據公論之定何用急
於目前乎如有親劫人願台力止之區區猶致念
此及

與李子常書

遙聞台體近頗蘇快深用翹慰生還自温井舊疾
轉加僵卧粗遣職名若盡脫則歸死于廣陵先寵
下是之為坊劫余倭使又來北胡竊發而在朝無
出謀于此者風色日擾人多疑顧將安所統駕乎梧
翁已歸於陽完城再相凡百在邸報想令默會舟

師格軍梧翁率爾分付于差使負之回邊邑私賤
盡被調發不但生為食言歛怨之歸他日上司出
令民其信乎事機有閑利害幸諭當事者速圖改
慶使邊民釋然何時轉入嶺南唯冀節宣萬安

荅李子常書

遠聞令供仕萬安為之喜慰生歷盡海防種種無
形寒心寒心水將多不可意而統公所為亦甚生
踈誠可悶也自鯨島發還時統公與副使中流送
我風起浪湧船中人多卧統公亦色變氣奪艱上

他船只此一病難以此任奈何奈何來此見李雲
龍頗有器局能文慮事熟諳舟楫之妙則無與為
比故統制在古今島時曾言其可為此任其言不
虛矣第官職尚卑令須預知此意以圖養望可也
李應彪人器亦可惜視今之水使則多勝矣幸有
窠闕舉之幸甚

與李子常書

不佞人間一罪人耳今遭變喪方寸漸亂悶泣度
日惠賻全添出於意外感謝何言曾因李安山聞

台教此乃六七年来商度于心上者為之痛歎無已面許欠便尤增哽鬱

與李子常書

薇 啓近侵大臣頗深而昨避措語尤緊右台今已走居其首者寧得晏然乎昨今俱以疾廢仕而此後自處極難誤我者皆令為之祟也其無怨耶深恐節節有難處之事亦且柰何頃日妄 啓所懷外間頗多言嗟嗟行路難乃至此耶

與李子常書

頃荷台委示良方適會痛勢減歇未試之因呷酒少許夜來作痛倍于舊時今也備局之坐不得隨叅凡百有奉議者而未及可嘆統制未得極為憂念李雲龍世世業武其考作南海倅乃家門兩班也第有鄉態今年中使之行亦不為衆人諂媚態恐或有即墨之毀且嘉善中亦恐有 天意眷念如何

與李子常書

日前得奉台復書遙慰遙慰不佞病卧依舊欲轉

向上道而邊頭事尚有未完者姑此留滯嗷嗷中
掩耳而消遣可笑李金堤之請來添得湖中一謗
想洛下亦多有嗤議者第金山固城臨當移民而
其間得借此人頰舌大勝累度移文煩一月奔走
則可了今聞台教以呈所志云尚未肅拜在京則
吾安得處置哉良可笑也其訴牒封送幸傳致之
病憊僅草

與李子常書

病浹三月不能出戶外知聞盡斷塊然為一頑物

思慮所遊者只及於無何有之地而已世人多為
我致憂慮聞來不自知戰慄也憂畏則當任天第
自己處置極狼狽既難於割辭而出謝則唯有請
告乞由耳樞府雖散地而無端退伏過累月分義
謂何勳籍尚未勘台已出謝否昔見台割辭語非
所宜於告 君且重吾罪戾台何為如是耶

與李子常書

頃有一官來云李召募移文陝川投致鄭德遠奴
子事僕訝其真贗即刻入來將上陳樊疏疏中盛

劾鄭所為欲即呈而僕止之此事機閱頗重今將就質於左右幸細量說知

與李子常書

當初登城極力脩葺意在於郭公而欲圖守城一事耳昨見備局粘 啓無別 教例不得施行云然則極可悶也未可更為婉辭曲 稟耶前日之坐得聞兵部不許買硝退而詳問其曲折則北京硝百斤價五兩而公家給本錢四兩半且雖買百斤而來此改量則僅止八十餘斤徵納之數甚多

譯輩非盡為竭忠報國者豈肯樂此而兵部下吏亦圖要人情今無他端如例事賣質之為則田尚書之報咨誠宜矣此機不為善處則後悔非細宋業男既將賣咨赴軍門買硝一事善辭移咨于萬公處請為轉 奏區處決不可已且今年四月後海上連有虞賊之變此亦報知軍門不妨台須酌量善處凡百欲奉悉無便奈何

與李子常書

家君久在寒疾昨承問適有辜藉復為歎鍾勲一

事生強為本證而台鑑上年 啓辭尤使我狼狽
未前欲有一 啓而議未定未果也寧博以後除
守令者與因公追到平壤人一以絢斷則曩夕右
揆之意得矣第於其間恐不無可議且征倭軍功
將士多顯望微末得參 扈從之勲而將士宣力
者多失望則後慮多矣台既以向來元勲之所處
為不宜處而生亦難於擅斷席間之論鬼神先傳
可笑可嘆此事當速完又當詳盡幸台教

與李子常書

謹問比間台起居萬安生來卧京山已近一月百
事無下手處但有時長嘯耳慶左水間局狹手生
勤而終顛愈久而未能以此軍情極厭之前頭如
有策應之事必致狼狽第此時易將不便姑且耐
待今則虞機漸多生姑令李雲龍往本處檢飭
來朔督番格軍分部之事且同松雲脩葺城屋此
人手熟酌量從便易置不妨幸惟台諒處適疾作
不宣

與李子常書

鄙人情事雖老兄亦未深悉每切痛嘆僕亦人耳
前後蒙 上諭多未安寧不動心頃見老親私書
又心折涕流不知所以為計此間逼塞難處之狀
非平日相識者誰復心諒今日筵中倘又語及則
願痛陳切迫情勢必脫三十年知舊於極罪中泣
禱泣禱台兄見鄙劄則亦必動心矣一松意其速
出何又呈告益增蹤跡之狼狽耶

與李子常書

人之處事之始不審而欲後之無事蓋難矣此事

僕已負重罪而掩護至今人言之時設固其所也
第上年經營論議曲折最後得聞一二亦是縮頸
此而安過其後則人雖云有言者而頑然不動人
情誠可笑也向日萬撫臺留此時僕欲措辭自首
而承台教還止到此無自為之道但當靜竚言發
而請服罪而已昔日備邊司之坐僕不云乎留花
之事頭疼猶在盧侍郎不悛不懲反蹈其誤舉甚
矣其惑也鄙意花姓留此僕心裏長如負譴人葉
靖國歸時欲通情而附送未知如何前日訓鍊都

監處置事自揣為經遠長策而言設被令詔國
家養兵規模若是其狹少苟且而能有為乎從當
請教幸台諒之善處

與李子常書

向往訓練都監屯田多以自薦為官者而踈欠滋
議即有前判官洪禹績松雲僧管下力戰人而今
長髮為朝官者曾於島山倭橋征役知其名矣今
又有相地僧為其姓族也而申請之要為一處屯
田以效其能若其見而進退之在台鑑與有司堂

上生不之固也十四辭朝出外未間唯希靜養萬
安不具

與李子常書

夏序景暖台履萬安遙邐邐前在固城祇承有
旨今又祇承非但生有疑惑邊上人皆未曉解公
事本意以為訝焉統制之移設利害非可議者而
尚未決豈台鑑見牛未見羊之故耶抑湖伯有別
言於備局耶慶尚右水營之屬最優於兩南諸水
營全羅左水營遺存之數纔及其半統公所率三

正皆嶺南沿海人也今若刷還盡屬本道則統公無所為矣且統公之富只以管三道海邊物力耳故邊上語曰殘破之地所當遣者統制也其移徙不關于農節早晚前狀云云只歷言其利耳豈為此哉幸考今去書狀速賜裁處因便此謝

與李子常書

抱病閉門知聞久斷一候亦有計未果即因郎廳告請將會于備局而衆中不便私議故敢告之今此諸功磨鍊終稟 睿裁而大槩則必須自下詳

盡議勘也前日始議而舟師列將多拈出於議定之列而陸將少與焉且權魚兩公雖有勸贊建事之功而論其績則微矣舟師衆論之言功優者此人外亦有累人如論之當先此而後彼未審台所聞如何延安之功恐不可不錄如何紙尾示教

與李子常書

感冒之餘痰痛極重悶悶即聞金羅水使有議處之 教水將多不得人春來有變則尤可慮也金也為清拙自守之僧太無運用有急何為忠清水

使柳珩其志頗可取今到忠清道又變生梗手段云此人移之全羅則何如慶右裴公遲緩嗜酒必不任事為致績貌不揚而有膽李蘋頗謹實滄裴而擇于此二人何如南歸而察慶恐不及春汛病阻請教幸即量示李純信有貪狼之病而曾慣水戰且少有才警勅而任之可保無事耶

與李字常書

會寧造變藩胡必須一番示以兵威明川以北人民可得安頓農作秋間見調度抄軍之事不滿一

晒似有以存亡之舉不深留意者私竊悶焉 啓
以姑停圖出於萬全矣此事若為之則開年二月晦前不可失也否則恐終年受其侵辱頃聞自北出來者之言多與淺慮不相遠且精擇具沆韓明璉輩流四五百配以土兵之健者又抄平壤砲手五百京砲手五百使之滿千然後可無辱矣各道雜軍不須並煩徵發如何令為亢戎故敢陳所懷

到通州上會同館提督洪爺書

士之生世孰無天畀之性與氣哉是性也是氣也

聖而匪豐也愚而匪畜也內而匪深也外而匪淺也顧能養而充其至者為貴焉耳鯁生海左僻壤人早業讀書為文粗知有可樂者局於偏邦無以展乘弘逢矢之志井蛙籬鷄雖適其適得不為大方之見笑耶幸今奉國書而來獲觀聖朝聲明文物之盛其有得於觀感者已勝卅年書矣朝之宏材碩德相繼蔚起陶鑄治化羽翼斯道鯁生欲一就大人老先生之門以質復性養氣之說而償宿願焉則外藩之使禁戒有拘坐館悶嘿相望懸絕

何啻壤虫于黃鵠哉仰惟執事稟徽歛之清淑負郎署之望實其遊戲乎龍尾麥光攻翰墨者專矣學必期於盡性文以洩其深博宏大之氣豈非鯁生之所願見而未得者耶往在咸化弊邦人金駟孫以貳价來朝程先生諱愈提督本館見駟孫傾許每下館從容講論仍出所著小學集說傳布國中時李西厓相公在翰院程先生為駟孫紹介遂被西崖筆札相往復此皆先輩愛才無間於內外惜乎執事高邁于程先生而後來者多愧駟孫良

足嗟矣新安道學至晦翁而大明其後由勉齋而
金氏由金氏而許氏到今繼其傳者誰耶歎之文
章在古尚矣不論近時汪公南明許公海岳俱以
藝文名所造淺深一鄉諸獻謂為如何曾見海岳
寄鯁生婦翁詩文清活動暢自勒大家言如有二
集功欲一省未知執事使鯁生得見否乎鯁生卜
居頗有溪山之勝奉老父其中以盡菽水之歡雖
仲長樂志論不足過矣往年蘭峴朱太史奉 詔至
樊邦留詩揭額以侈後觀再欲得 中朝絕筆一題

扁又未知執事能俯遂鯁生所望否耶宋太史乃
執事同榜茲以轉托于執事而欲執事為紹介于
今之李西厓無乃涉於太平瀆乎曩因使事未完
不敢發口言私事今已脂歸轄矣一辭省臺如隔
天淵再瞻紫芝眉宇杳無期矣臨行曷勝依依
中刀翦聊表下悃幸希執事惟情其物而勿却之
樊邦譯官方留館如以為可教也願賜一言悚仄
不佞卜居在王京東八十里後背雲吉山前俯
龍瀨舍傍有南北兩澗出洞為交劍形入大江

南溪畔有小亭乃家尊願息之所名曰怡老去
亭迤西數十步有小軒名曰真佚舍南構書巢
積書數千卷定省之暇攤書消息名曰愛日洞
口有亭翼然臨高阜與江外峭峯相對春秋遊
玩其處取其形而名之曰挹秀此樂居之大際
也願得一時絕筆題額以賁江山之勝乞執事
愬之

上沙川復初滄洲書

不佞此來多荷諸丈厚愛十年潤懷纔得開慰而

逢場又別筵矣杯酒與日晷俱堪惜矣回到通州
旅店魂夢飛越惘惘不已見諾獎居亭額幸諸丈
善圖於一代絕筆或留題或寫額以為海外知舊
永以賞玩而傳子孫之訛謔也弊邦譯官方留館
憑寄報音是所望也別告黃爺今去楊老爺前一
書因便傳致速得其肖像以成先實君承覓未
遂之計不佞悲感尤切矣願千萬留心臨楮神往
筆舌不盡統惟僉位曲亮

揭揚老爺書

剝盡陽生緬惟臺下起居順時萬福嚮風翔慕不
勝區區開城追別行塵恍如昨夢歲星將一周矣
每想臺下警誼之益烏山征役之苦寤寐不忘天
淵遠隔何方達一函於左右耶丁酉倭寇之再散
難也靡臺下之靜勝則漢京幾乎潰矣成美已定
殲賊有期不幸流言壞事和約退敵臺下之勞績
乃返為後來者之功嗟嗟小邦口碑雖喧奈不與
公論何哉古來人事喜舛如此竊自痛矣先寡君
感銘臺下義烈委遣大陪臣入奏申辨且命有司

起生祠要得臺下肖像以垂永久屢令進貢陪臣圖
寫以來茲事未遂先寡君忽于本年二月初一日
棄世攀彌何及何及職適奉嗣君襲封奏來京師
遇黃參軍應陽聞通問臺下消息傾慰曷勝仰喻
重拜紫芝眉宇杳無其期倘令龍眠一寫俾揭虔
祠中則鯁生與國人感成先寡君之始計而峴首
墮淚不足言矣乞臺下諒其誠焉言長神往無任
主臣

回到鴨江竟失攀叙歸計甚忙又不得等待報音
而去出城瞻望曷勝依悵此後更拜紫芝眉宇香
無期矣念及于此良足於悒廣寧前撫鎮有合揭
于當途欲因樊邦嗣君之未定位也而占取地方
作 天朝郡縣被宋王兩給事重叅未知二老何
意出此計也大槩盡悉於兩叅本而前起告 計
使臣得揭稿於一科官家不佞恐其偽作也念此
揭必在首輔記室敢托令表弟使密圖覓者矣令
表弟丈追到通州說穉多費重價乃得同行二公

謂此揭送貴府傳致為妙遂成約而來令表第丈
說跟到而迄不至矣幸十襲密封見寄至望至望
不佞初隨仰城李元帥再隨揚撫臺之行終乃躡
西路劉督府軍後一時出來總府叅遊監編裨叅
軍俱記姓彌以備後考不幸劉錄小冊子燒失今
將臆記書出而問有不明者須體諒下懷照別
錄謄示庶鴻泥舊迹不泯有傳前屯李總兵前脚
也春亦告以此意封去簡子幸因使風傳致得答書
並見教也離思縈積筆舌何盡唯祝起居順時珍

福

揭查摠兵芳春

行過轅門冠服不備喪中白衣不可入府下竟失
攀拜出城回望步步皆恨路上豪專俾賜以厚禮
感戴何量第海左塵蹤無緣更舞紫芝眉宇得好
撥而巧違乃如此平生茹嘆不盡咄咄奈何不佞
初隨仰城李元帥再隨滄嶼楊撫臺之行終乃躡
西路劉督府軍後一時出來摠府參遊監編裨參
軍俱記姓彌以備後考不幸劄錄小冊子燒失今

將臆記追寫而間有不明白處須體諒下懷照別
錄贍示庶鴻泥舊迹不泯有傳今因吳石樓丈草
此以達千萬臨紙不盡惟祝起居順時珍福

荅倭將書

漏落與攝津行長為先鋒再犯全羅道是未知足
下誰天朝及弊邦耶闕白費足下而然耶天
朝之至恩弊邦之厚義何足下不思而自絕之如
此戊戌之冬水兵天將陳都督與弊邦邊將摧
破倭船於南海後洋觀音浦約束天朝諸將欲

漢陽先生集卷之十一
追擊歸師問罪貴島弊邦以禍本不全出於貴島
懇請而止足下負弊邦而弊邦終不絕貴島之意
想足下亦有聞矣 聖天子甚怒日本蔑冊使而
動兵申飭兵部 命留名將及精兵二十餘萬分
置弊邦八道以為數十年屯耕教練之計至今
天將等皆以貴島為罪者乃謂弊邦誤親貴島勾
引兵禍此蓋以足下及足下之子孫為先鋒嚮導
故耳來論有云對馬島主在大板待報朝鮮和不
和之事而後載運軍糧去弊邦所不得自擅之事

之下欲資而成之耶以足下之力而可止日本之
兵則何不能止壬辰丁酉之兵以足下之力而不
能止日本之兵則雖講和如前日而還恐背盟又
如前日足下先既誑而負之又將再誤耶弊邦惟
天朝之令而 天將說稱對馬島累誑 天朝
及朝鮮非有異常忠款則其言尤不可聽信之弊
邦獨能擅斷乎雖然與其將來不追既往者聖人
之心也包荒含垢許人革面者王者之道也日本
若能以誠信相與而貴島亦且大加懲悔表著其

非常之忠悃圖所以自効於天將而得令轉奏
天朝則人之所欲天心從之于斯時也契邦惟
皇朝指揮是從前日之事何可提起再論惟在
足下盡其誠意耳貴使久留慮足下懷疑請於
天將嘗未先送來書則天將轉報於天朝上
司如有處置當遣人報知不宣

答平調信別紙 辛丑八月

別紙所諭要時羅等始到契邦天將輒即拿送
天朝其後處置非契邦所知蓋往年日本侍

天使無禮反動兵戈天朝深怒其桀逆拿問要
時羅等足下豈不聞乎自古無殺使之國契邦粗
識此義要時羅輩殺之何快於契邦留之何損
於日本而契邦強留不放歸乎其無此理想宜諒
之不宣

答義智書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

信書再至益審足下惓惓之意修好曲折前書粗
悉之足下復有云去契邦事無大小不能自斷俱
稟天朝處置實足下所知也足下既知事情又

何用非哉舊好若諧則涵育並利安民息爭乃王者之幸豈以已往為介懷哉和之易成如可以任意則不必待足下煩諭而弊邦已自決矣往年日本失禮冊使重致 聖天子之怒近又零賊頻發益忤軍門邢老爺之心和事之漸遲者皆是貴國之所自為而今乃責速成於弊邦之下已深察此等事而有此言乎其未能深察乎此而徒勤往復爭弊邦竊惑焉曲在貴邦則據何狀而為辯於天朝雖有辯而 天將宣輕許之若貴邦革面改

心所為不曲而自取信於 天將則和事不勞而得不煩而成此其利害遲速皆在足下自己求之者幸與柳川平公熟諒而處之和成為兩國之業足下與柳川亦蓋愆而流名其不義耶統惟照諒不宣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

答平調信書

去夏足下刷還人口委致信書弊邦具悉足下之意又據各人說稱日本自關白逝後國中不靖而家康公有悔禍之意對馬島主與足下深量利害

要講舊好此與前後走回人所言相符契邦與留
守 天將同議即將此意及足下之書稟報軍門
邢老爺曰日本之事既如彼對馬島之欲通款又
如此請撤移防海 天兵休養其力以觀對馬島
所為更議進退軍門批回曰日本事情曾因福建
往來人飛報已為聞知今據所稟亦然當依此處
之但比聞海上零賊竊發深慮朝鮮又為對馬島
所賣契邦與留守 天將再稟海上零賊必是小
島下倭所為對馬島方要講和必不作此事於是

軍門命海防諸將移住內地使之更察對馬島形
止契邦庶期自此而事可諧矣今見來書果如軍
門邢老爺所料足下又潛搶海邊無知盜率以問
國事契邦豈知足下作如此屑屑兒戲事乎若此
之輩縱虜去數萬無損刷來數萬亦無益貴邦下
戶賤卒得與聞國中之大事乎自擄自還只見其
反覆之狀於 天朝今此來書非是要和乃自絕
於 天將曾謂足下有長慮而處事乃如許即自
壬辰以後 天朝謂契邦誤親貴國句引兵鋒其

後 天朝將官經理國事細微猶不得自擅况此
等大事乎細者來諭一向督贖弊邦事勢足下知
之既悉何又有此言倘此言徹於 天朝則徒激
天怒而反有害於和事足下爛熟商量其不謂
然乎為今之計不在多言惟在足下痛改舊愆能
盡其誠意以取信於 天將則不煩於弊邦而和
事可成如蒙 天朝分付則上司委官前日與足
下面講者必將來後業足下以事成為期而加勉
焉苟有其誠焉有不成事之理哉前言已達於

天朝而回諭尚未到報音今日來則弊邦明日
差飛船報知惟足下俟之不宣

答別幅書兩件

別錄兵器備悉見遺之意弊邦未蒙 天朝分付
則徑受此物事體未穩欲還璧以謝又慮足下有
歎於心令邊將收諸略將土產虎皮幾令粧弓幾
張以報來使之勤統惟照納不宣

信處粧弓三
張虎皮二合

義智處粧弓五
張虎皮三合調

答義智景直書 萬曆三十年五月

漢陽先生文集卷十一
三十三
屢次刷還人口備審足下惓惓之誠本國前後所
諭已盡詳悉想足下諒之 天將方以是密察耳
目甚煩不敢盡及差來指路人無所關之事而久
留邊上則恐妨於事機且渠亦請歸各給賞米還
送餘望自勉不宣

答義智景直書 六月

橘使再押人口來備審足下惓惓之意良慰良慰
頃日指路二人之還粗及弊邦事情想此書未得
達而橘使笑歛茲者 天將以弊邦要與貴島

講好而邊報不一頗甚疑訝又遣王委官巡檢邊
上事體不便不敢詳悉來使略賞米布以酬其勤
今日事機成敗遲速惟在貴島盡誠如何耳幸足
下諒之不宣

答義智調信書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

屢接來書益審繾綣之意所示之事前已細悉何
待更加縷縷軍門萬老爺專管東事弊邦將貴島
嚮款之誠督報者非至一再矣去十月軍門差人
持回諭書帖以來留京城有日頃始發向釜山待

貴使矣近間事機詳在其書差人想又口申已盡
幸足下思其終始而加勉焉志州太守書奉玩深
慰但弊邦每只舉貴島誠款轉報 天將今乃更
煩他書於論議甚多之時恐妨好事不敢以其書
飛報 天將又不敢煩作報章但弊邦領佩厚意
不敢忘也其事體曲折想足下亦自諒之幸傳布
此情毋違也摘使往來頻繁勞苦極矣略施米布
遣還矣餘望自勗不宣

拾遺

與李叔平書坡

自得投示十箴披玩不釋手不意古先正之風味
乃得見於今日慰滿十分前後惠寄二札又惓惓
忠愛丁寧切至令病懦者有所感激興起執事之
為既多矣伯牙失鐘期數無知音至於絕絃文人
以為盛談方正學公謂我得全其天而已何介然
於人之知不知耶又歎伯牙與文人之志之卑陋
此誠末世獨見也彼券外之言又何足論哉近埃
小休從容請教臂疼倩書不悉

與宰相書

病卧嶺南樓不進一匙飯但以江聲竹色為伴時聞絕影鳥倭子怕我不啻若邢軍門萬經理而一邊流聞群議斥我又不啻若金應瑞之點考每師於行長前時發一笑耳曾聞宋公無事生事致令監不安其位為之疚懷者多月病懶闕一書相候即聞出仕為公家深慰僕曾折臂於唐逃兵而不自懲又遭此狼狽可謂其瘼之甚也萬一移咨於兵部則咨文措語不可不細加詳量而持此譯官

又必悉知其事情善處然後方可無後悔幸令深思而見教之西邊又有虜報云然耶逆獄推鞠如何凡百幸曰風便見報僕病久彌留神短身儻倩書不盡

與李子常書

勉病上章只為朝家大體措也乃得血戰之教寃悶我僕初意欲上三劄而批下尤不可無一言擬略構陳謝右揆之不文如此將如何而可哉萬事索然灰心益冷奈何不備

與李子常書

昨昏伏見 答兩司之批竦然不知死所即刻人
有以殄行之說已入願察其影為言而通之者吾
儕今處之若何啓辭前似不可無措辭待罪之舉
而亦難輕發諒示

與李子常書

李提督送詩卷要本國羣大夫書詩其中生具由
入 啓而政院以 國恤遑遑吟詠未必使之措
辭聞令已有扇頭詩或為或否恐無據悶悶幸示

教

與李子常書

往日之夕見副學撰勘答倭書頗似草略其夜急
草三書心手甚忙及其書啓辭之際草率口授不
復看省而入 啓批答久不下只以速遣倭使為
悶今承 聖教極為未安更察 啓草則措語未
了了自笑癡妄乃如許耳此雖偶爾未察之故而
恐 聖覽看作何如亦欲再陳其曲折無奈煩耶
詔使接應一事民怨極多其不可與吏戶判圖周

旋耶耳聽無非寒心此及

與李子常書

造物多忌舊患痰痛乘涼重發視前尤急今日欲
詣闕而未果悶感奈何似聞外間自首揆議示諸
宰之後甚多哓哓銀臺相府其意尤緊深恐此事
決未不妄會盟漸迫不為廷 啓而有進退否有
聞有思願示教

與李子常書

平生任性餘外都不知病不堪動大事又當前誠
不得不適台教亦云云未諒此間曲折而汎論也
第以有乞解計久矣而賤疾適發人之以其心而
揣人之行止者或生雜議時及耳邊不覺一冷哂
生雖駕安敢乃爾

與李子常書

昨聞有命召為詔使事耶詔使當於何間來到凶
年又接此行民力難支奈何開年賊使策應關國
成敗收質焯藥兩係亦重必得軍門伺候譯官情
面親熟者可以周旋成事且宋譯瘼而不避事差

遺甚可適因都提調 啓辭不許付軍職而有改
差之議果爾則左矣亂後譯官雖赴京之行有以
棄告身差遣如朴義儉者亦多有之况此賚咨奔
往以原任遣之何妨將此曲折措辭啓之為便幸
台諒處郭再佐事置之耶並諒示

與李子常書

秋來疾恙交侵風與濕與痰纏痼于身今又經旬
患赤痢眩憊不起比年漸知衰態來逼而傷患又
如此良可發一慨也昨見切臣都監 傳教甚未

安今見下備局之教雖非于於勲事者而辭氣間
有多少損傷墮越無地錄勲一事恐終不能善處
幸深惡善完以了此一場也生則自此惟自處之
恐不暇也奈何

與李子常書

近日呵喝出郊街柴夫亦為嘖罵不勝愧忍不圖
公論之嚴在虫氓而如此矣莎堤老親寓下近處
隣人與奴僕連患疾疫漸似侵逼清心兩蘇幸分
惠為切少得臘劑已盡於分救敢此煩乞不盡

與李子常書

病伏但了遣窓裡明暗獻歲迎春都不管一問之
久闕無足歎者生上年以毒藥唐人將被人重斲
還朝之後屢及其曲折於辭章中而呻吟度日性
且迂緩曾不對人語及又不即自處梧翁在備邊
司率爾覆 啓稱依臺諫所論咨還為當第令都
監次知堂上處之云云而都監又無堂上尚今掩
置聞主論者提此發重論其勢似不但已欲具小
劄將自首於經理衙門乞伏重罪仍請下備邊司

議處台必從近出仕可了此公事耶大槩稟告經
理自請服罪於吾心安焉而於國事則恐起唐人
之疑謗于後日也所親切唐官亦有無跡善處者
而論議若暴發則勢未暇為焉如何如何此輩已
為本國人屢年唐人無知之者依往年 上教姑
置之未為不可第一邊人哓哓可慮可慮

與李子常書

寒威折綿未委台履如何聞移寓失一候為歎此
中訓局之事亟有變通可以無墜軍中聞生上劄

莫不延頸以待而未得遂功擬拜劄以陳辭不達
意之實仍請區請兵糧如前劄所擬議者則都監
罷亦可也不罷亦可也即聞獎劄下備邊當回啓
云一歲得米一萬五千石可以饋此軍泉府雖貧
其不能辦此乎戶判亦欲待此事議完而周旋兵
糧兩款願依獎劄所論請督委兵戶兩曹施行幸
甚前日各道方物其不因臺諫所 啓罷之否外
方因此分定責辦弊癘萬端云子遺困民亟宜圖
蘇一分台未可善處耶

與李子常書

來書云舉名顯彈然後不得已而入云似聞申疏
尔吾罪狼籍不一而足此豈獨不辨殺麥人獨為
者乎至舉戊申間穢長所彈事及前日收議而為
言其意不徒然矣吾雖欲抗顏押班其於事體何
哉其虛捏之狀不滿一笑疏未 下不敢煩聽聞
耳今日之事畢竟同墜坑谷有聞見輒示教

與李子常書

得辱復又聞豚兒來致報音迷惑不了今之所議

擬非是都監移之訓練院也此則已有 聖旨固
不可再為提起第自 上責其漸圖恢拓此則雖
都提調晨夜奮拳經營無可為者須如鄙創前所
論兵曹除出雜軍及出身軍功人然後軍伍可廣
力曹給糧然後都監百端興為可盡革也此兩款
願速酌量回啓若如是區處則生稍可寄名于諸
執事之末而奉 上令也切有急見决角而圖善
處者願明以教我恐傳說失本指此續耳

與李子常書

家有憂身有病有懷左右而闕候者久矣邈念良
勤柳承宣所 啓一場逆獄不滿一哂不佞頃曾
連日以病不然而無辜已有致斃之歎昨坐始得
費力解了七八分今日欲議完局無事願台監掃
故趁早來叅羣議甚多恐不佞力弱此告紙尾見
報

與李子常書

昨日面對定算何出請个之舉 中朝聞者必大
笑此與壬辰夏遣尹海平請減救兵三千為二千

漢陽分志卷一 三十三
五百之說同一揆也官軍一名一朔折直乃二兩
四錢蓋月銀一兩五錢鹽菜九錢也前日李都督
開筭過半張虛數哄我也今若上本則請於水兵
內抽二三千陸兵內抽願留者一千統留金山海
岸一面協鍊三道水軍一面陰為馬島聲勢而鹽
菜則本國以米布量助云極其窮蹙悶迫之狀則
見之或動念矣處權之說羣議作何商略即刻以
日本則可絕而馬島則不可不許縻留水兵結局
之意明陳於撫鎮則撫鎮必肯之奏稿則先主留

兵而此事觀勢及之於第二次如何 中朝時論
亦峻無乃相角之間久未決耶願示教買賣乃東
八站近處人非韓之管下乃假稱也

與李子常書

昨聞薇長請出訓鍊都提調事下備邊司議 啓
此地今雖以其大臣為之難乎着手但借都提調
之號文移號令為足矣然則不過為有司堂上公
事之因耳右揆寬而有容曾熟於行陳如為之直
自本司拈出以請之何如其間有深意台可默會

漢陽先生集卷三 三十三
以右揆為都提調而力勸兵判主持斯可矣復間
完城率爾 啓請不佞有未安之教至今思之竦
然矣統惟台諒

與李子常書

聞過祭愆攝未知即今萬安疫憂又亟失候為歎
生以都監事意外被侵乍可笑可笑邊之為人前
不相識及為都監見之真癡於察事而不撓於人
言者渠性似窒而此其長也今乃為名士即廳所
提嗟嗟亦可以觀世變矣軍情漸惋而將官益竦

感解體此後雖得良將其能為乎邊也雖無狀乃
提調也沈也雖名士乃即廳也爭一哨官事提之
至此諫官以是而扶紀綱可笑也生草劄欲達情
而止備邊司差出大將時將以何人差之如是則
都監莫如速移訓練院願聞示教

與李子常書

聞即朝趨謝想體中平安也南竹卜以何日邊上
事功擬一面商議可乘暖晷許過否昨示承悉其
事於 國必有害淺慮亦曾及焉第彼中論議情

漢陰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三十四
狀極其陰慘欲執此為禍胎者有之安得不為之
所乎比來不佞之被憎有甚西崖悟里誠可笑也
訓鍊都監無堂上又推諉不即回一啓及令未行
自備邊為密 啓而處之如何

與李子常書

院相之論吾輩提起成服已過乃蒙時原並為之
教事勢異於 祖宗朝而有不便於旅進者台欲
何以處之示教

與金昌遠書

年前憑人奉候未審一一關聽否即今春日和暖
想閑况靜攝萬安隔半瞻戀如何可言不佞憂病
叢裏尚欠一死餘無可道臘藥晚得略小只將六
種分上時危日甚此時閑居尋遂初是天與清福
也歎羨歎羨惟望節酒慎攝進學萬重

與金昌遠書

河生之歸憑寄候狀未委關聽否近來西風漸厲
遙想令履萬安隔年遡戀如何可言生憂病叢中
猶欠一死他無之道比聞進酒過傷還似前日何

不念金軀而忘知舊之規憂如許耶奉叙無期臨
紙悵然惟冀順序自愛適因金醫告歸草此起居
統希令諒

與子書瓊書

得見平安書喜慰吾亦無恙度日但因 上體未
寧間日問安歸省又違初計悶歎奈何明日乃初
度慶辰而吾未得馳歸汝兄輩又奔走於寒食祭
而傷風雨為祟今令汝二兄勉強歸侍而吾則身
心心往忽忽心如狂者正謂此也何日北來戀念

日深憶重靜養勤讀此六字為寄不盡

與黃復初書

往歲鴻便得覩華翰恍然再會玉河邊空院以申
情話邈慰倍百恒懷失奴豈能代更僕乎况承惠
詩致意 先寡君字字滄海國人俱感左右高義
不替始終奚但從遊如不佞者銘佩心肝而已乎
竊聞滄嶼揚老爺繡谷近臨東韓之民舉切欣幸
想老丈更尋入幕舊遊倭奴情形俱惡弊邦邊虞
弊邦之仰屏幪者今愈迫矣未知將何以見教耶

曩歲通州憑立石樓丈表茅施相公轉寄撫臺前
稟稿一通於左右而乞替送矣前書不及此語無
乃施公為殷生書郵耶見寄楊老爺畫真即招工
上綃永安生祠國人始遂宿願無任瞻感 寡君
令不佞另謝且致不腆土物統希收領暑令方嚴
千萬順序萬福臨楮神往不盡所言

與黃復初書

昔別玉河邊四易星歲世間憂病雙鬢盡皓夢寐
舊迹長耿耿矣劉 冊使相公之還也憑奉一書

未知闕聽否頃因尹月汀承得惠音隔歲濶懷邈
慰何喻東國史書辱尊教累矣不佞兵火之餘艱
得二件俱被邢制府楊撫臺兩爺取去今其購得
者零星數卷尚不充秩早晚若刊全書何靳於雅
覽之下裁月汀長姪尚書公來致尊命四大家抄
集朝夕披玩千里猶對面感戢感戢刀扇數件鵝
毛表意唯希頌悰別紙題扁願銘圖見寄臨楮神
往不勝依戀

不佞老父年今七十五歲上等于國東八十里

漢陰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雲吉山下龍津之邊湖山勝趣田園野興兼有
其具蓋為晚景救水謀也不佞奉 奏入燕曾
以題扁請執事覓寄為僻壤光彩翌年吳石樓
從弟施相公以執事之命來致蕭侍郎及李中
書二筆蹟幸荷高義銘念遠惠造物所忌回祿
作灾歎惜奈何願執事再圖於名能天下之茅
一筆且廣覓題詠以為海東詭玩之寶則子孫
世被榮眷曷勝感焉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一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二

雜著

宗禋序

自宗子法壞而士大夫漸忘尊祖重本之義自宗
會法廢而骨肉日疎情義不相接韋家之花樹會
蘓氏之族譜亭歲聚宗族以盡其權忻親睦之樂
者在今誠可尚矣吾廣州李氏遁村以外遠不暇
論遁村而主忠僖公於吾為六代祖而於吾大父
行則乃高祖也高祖服猶未盡視後孫幾至如塗

人夫以一人之身分而為塗人不亦可悲也哉曩
在癸未甲申年間吾宗之在京城者約為脩楔未
幾罷墜亂後十年舊儀漸復乃於甲辰秋再舉是
會燕具則壺盃自持略倣温公真率會喪葬俱有
助各出賻布擔夫有差選宗族四人為有司期以
春秋為會而相違不有疾病事故而不來會與凡
違約者并有罰每時至咸集序行而坐隨量而壽
怡怡愉愉諧笑款洽恍如同在祖先之堂下而油
然興起其親愛之心焉則吾宗敦睦之義庶乎終

不替矣抑吾有所感者自遁村以來高標毅節清
名卓行代能涉禍不渝處險愈亨超然高蹈於危
亡之世致忠全仁於難處之機以至忠僖先夫人
毓德媿美忠僖之為宰相也亦責以禮待本州吏
焉則積善以貽後者固已茂矣五桂之闕閱冠稱
一時豈無所自而然哉吾宗之相與會也必思先
世所以垂慶於後孫者為何事也臨死生利害則
必惕然曰喪義而不知命得無為吾先祖之罪人
耶當官爵貨財則必瞿然曰妄取而苟得得無為

吾先祖之罪人耶接人而敬不足也則必盡其誠
曰得無為吾先祖之罪人耶諸父諸兄以是胥勉
而子孫奉而不失則此會之當勸戒者無大於是
不但為燕遊之好而已吾深有望於諸父兄願父
兄之終教之僉曰諾遂書以識之

族譜序

昔余幼時從曾大父所見廣陵世譜印以活字只
錄子婿不及外孫私恨其甚略及長究古人之宗
法乃知此譜有深意蓋出東臯相公之指云壬辰

兵禍國籍盡灰而况於家譜乎宗老李士温氏習
知吾東諸閥世系重纂內外譜甚備以要余校印
而未果一日聞韶李使君士修氏寄示姓譜一本
全述東臯相公之舊書且做蘇氏譜之詳略嚮之
未及校者一見愜意信乎知要而能世業矣間有
一二差漏處輒以所聞釐正仍序其顛末而還之
噫吾道村先祖介忤逆眚逮禍遠避叅議先祖叩
馬諫 獻廟於昭悼之變直聲偉節古固無此為
後孫者苟忝其家聲則能無愧於此譜乎而道村

以後雖遠而一枝也本是同根不與之相睦者獨
何心哉念祖先之情觀譜而油然而發則其亦有
所感於此夫

晦齋先生論大極書跋

考亭先生謂濂溪之說精密伊川之論的確余觀
晦齋李先生論大極書四篇周程兩先生之微旨
可謂無盡矣昔周子手授太極圖於程子及程門
設教只舉西銘而曾不及於此圖之意蓋慮學者
於日用親切處知行未至而徑馳心於空妙之域

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考亭先生繼而立說辯論
無復餘蘊士子宜若無他歧之惑矣世之若忌機
子之言者熾起而不絕抑又何歟退溪李先生稱
先生精詣獨得之妙最在於此書退溪乃近時東
方考亭也誰敢有異議於此而且已無真積之功
則孰知菽粟之為正味哉先生之孫浚倩寫此書
為屏請余跋其後余非知言者安用贅論唯幸周
程正脉之有傳於後而又恐其說之易溺人也樂
成其願以告諸同志焉耳

正氣錄跋

壬辰六月不佞扈 駕西路見霽峯高公檄諸道
文不覺投匕筋而起旋聞本道義聲大振一八江
都叔人心於既潰一向錦山遏寇勢於方張皆公
之先倡也不幸公之父子相繼死於賊一家三人
俱以節表立而建功洒恥則無復望矣於是垂涕
嗟惜歸諸時數而終不能自釋者久之賊退 朝
廷愍其忠既許立祠賜祭嗚呼公其無憾矣乃今
有族兄吳景毅氏曾從事義陣以公之季子用厚

氏之命致正氣錄一編曰盍為一言仍得以諦觀
之公之一家義氣俱萃于此豈聯芳世稿徒以文
藻顯者比哉其實蹟偉節諸公之序跋盡之不佞
無容贅為抑有所深感焉睢陽城陷三日而張鎬
至使鎬遲至而巡遠留大名於唐室者實天意也
公之父子死歷六七年 天兵再動以却此賊倘
公不死義于前而提兵協隨征役則視今所成就
孰優哉然則天之餉公完名以激勸後世者意或
在茲而誰謂之不幸也吁其可歎也夫吁其可敬

也夫

題文章正宗卷首

萬曆癸巳夏入京城裒集文章正宗善本而得備
秩焉丁酉秋為擯揚中丞在箕城召匠改柱置監
營翌年觀察韓清平公適還而與俱來書之以識
年月云

書伯夷傳

曾見馬史伯夷傳文勢若斷若續恍然不可測九
月十六夜秋月甚朗獨坐東窓下神觀清爽仍疑

心讀此十餘遍始知太史所謂爽然自失真名言
矣奇哉奇哉庚子秋抱甕散人識

題春秋卷首

萬曆癸巳夏入城有人掘得埋窖書籍見賣典行
索斗米而取來庚子夏改柱以遺室壁謂勝於甕
金勉誦而勿失可也玄默攝提格題

訓諸子帖

瀛溪周茂叔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
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及分司而歸妻子糞粥或

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超
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倘佯終日黃山谷曰茂叔
人品甚高省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朱子曰所謂洒
落者只是形容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
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

明道程先生姿稟既異充養有道寬而有制和而
不流視其色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入人也
如時雨之潤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教人
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忍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終

日怡悅未嘗見忿厲之容

伊川程先生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
者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
有體先大夫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
任悉力營辦雖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
人其教人以居敬窮理為主蓋居敬有力則所窮
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互相發
也
橫渠張先生言有教勤有法畫有為宵有得瞬有

養息有存橫渠自號六有堂常曰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
義理未精耳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讀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
不起矣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有所
據守也

康節邵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其學純一而不雜平夷渾大
不見圭角程明道曰堯夫如空中樓閣

武夷胡先生凡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

靜簡默寬於言動每晨昏子身定省必問其所業
曰士當志於聖人見怠慢不敬必頓蹙曰流光可
惜無為小人之歸其教人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
以致知為窮理之漸以敬為持養之要

晦菴朱先生閑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
家廟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奉親極
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祭祀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終日不樂祭
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

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
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南軒張先生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
而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
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
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所養可知也答鄭自明
書曰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
濶狃於訐直者所獲多弊病

蘇子容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

腐此其理也

孫莘老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
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偶閱宋時諸老先生言行錄拈出其中切要者
書送願兒輩常目在之以感發其良心慮父母
之情爾其知矣戊戌秋九月初四

戒子如璧文

昔漢明帝時帝姊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曰郎官
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苟非其人民受其害百里之

任即古諸侯之任也孔子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為戒於一宰聖人之所慎重可想已漢之宣帝唐
之宣宗猶不輕守令或親擇之蓋君相之所重者
莫急於民事耳往昔先王朝舉遺逸為守令繼
而令該曹選才行過人者超叙六品職朝家之慎
名器又如此矣汝以不解學之童子蒙上恩遷
為主簿纒數年而除關西縣宰是汝無有該曹之
薦而與先三朝遺逸等也我既負國竊廩尚
叨匪據而汝又以我蔭為民宰非有施為政令之

勤於人者人皆指為何哉辱親負國唯在汝處
之以勤誠與否耳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乃聖人勉以為仁之功者汝自啓程以後臨事每
思此言則心不放而思過半矣至於上司號令恪
謹趨施使賓來往節適得宜懇狀雖夜速決民瘼
雖微必察凡事順民之情一毫無累於官民心既
得然後以之措糧餉備官器乃其處置中一事耳
古人去日計不足則月計有餘爾能居官而存盡
職之念晝夜儆戒不怠雖即為遞還所報効者多

矣若威儀之間飲食之節俱係居官大節小學不
去乎無威儀則無以為人上醫書亦謂飲食能促
壽臨下以莊節食順時尤不可忽也聽政之暇勤
讀經書本源自有培養之地竦然惕然必無待於
酒次數行書矣汝其念之我違老親日久又送汝
遠行此情有難向人道汝過領江回望東道則想
必瞿然於今日席中之言矣不能盡

祭金庾信文

遣惟政入
日本時制

天地有英烈之氣終古不亡父老傳神異之談在

世俱尊頃緣此邦之厄會乃致島寇之侵陵愧未
刷乎神羞屬方講於邊好眇茲一箇雲衲將涉萬
里滄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輕重疾徐之熟講
傷煩則支傳義則溢抑辭說操縱之或難念機事
之方殷恐逆境之斯違願蒙靈祐冀濟遠行蛟窟
波恬約海若而受戒戍樓旗卷見夷酋之獻忠過
此以還唯有此祝

祭尹叅議敬立文

落地同庚有同邂逅未覺大夢孰論天壽嗟我與

漢書卷之三十一
公雲路先後歷數行世夢屈伸肘承宣鳳池按節
湖右坦懷無闕榮落何有萬石躬行醇謹世守挹
薰伯仲又連佳婦度期晚途相從白首翻然隔世
覆水何救貌先年挾曾歎來觀豈謂死別駒隙孔
驟哀哀雙老淚如懸雷大限有數麴蘖何咎世事
翻覆白衣蒼狗一寐無訛寧辨妍陋竟歸同轍熱
腸先疚哭則自盡莫憑兒手天真素嗜昔論飲耐
九原一酌倘歆誠恂嗚呼哀哉尚饗

祭松雲文

維萬曆三十八年歲次庚戌十二月壬申朔二十
一日壬辰廣陵姓某使僉知全緇信告于故松雲
大師之靈嗚呼兩儀假四大之形筭脩短而同盡
一心閱萬事之變道儒釋而何殊唯保其真乃名
于世惟松雲大師蟬聯胤胄鸞翥風神燒木佛於
霜天不縛禪寂戲墨卷於雪竇爰嚼詩腴誰知惡
病而讓夷有能出家而徇國千峯獨鳥界擲孤錫
而誓徒八霜戎馬場仗尺劍而嘗敵每憶風餐露
宿之夕慣聽懸河注海之談偉哉奮緇流之首而

揚其名至於闕武夫之口而奪之氣重入賊窟則
驚悍酋於片言一涉海航則伏殊域於玄教是驗
全稟之有養每令厚祿而無顏紫陽與磬山精神
會形骸之外東坡荅佛印鈍根落箭鋒之機嗟萬
緣之已虛痛百身而難贖浮雲滅迹任變化於太
空孤月留躔隨光輝於清晝想死生之本無緬魂
魄其如在遙洒雙淚倩奠一杯尚饗

輸忠翼謨光國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鵝城府院

君李公墓誌銘并序

萬曆紀元之三十七年己酉八月辛未輸忠翼謨
光國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鵝城府院君李公卒于漢陽僦舍壽七十一前
是公病革 上遣奉旨致問內醫診治賜與頻降
浹六箇月而公不起 上聞之震悼輟視朝三日
特下哀教飭有司供喪事按儀無闕隱卒之典
吁其至矣既殯將卜葬嗣子刑曹叅議慶全泣語
其姊夫廣陵李德馨曰願以先人墓誌為托嗚呼

余忍銘諸且公自六七歲詞章筆翰名一國事蹟彰徹奚待誌而傳哉然幽堂所藏終不可闕焉知其行之詳莫如在門館者子之見屬宜矣嗚呼余忍銘諸叙曰公諱山海字汝愛鵝溪即孺也其先出韓山之李為海東望族麗季有文孝公諱穀孺稼亭文靖公諱穡孺牧隱父子入元朝中制科擢省郎翰林東還為名大臣聲烈焜耀史乘牧隱之季子諱種善謚良景於公為六代祖歷文烈公諱季甸大司成諱塙世播華聞大司成生諱長潤奉

化縣監

贈吏曹判書縣監生諱穉水原判官

贈議政府左贊成判官生諱之蕃內資寺正號省

庵

贈議政府領議政配宜寧南氏

贈貞敬夫

人牛峯縣令諱脩之女三代之

贈以公貴也自

公曾王父以下畜身豐後重以省庵公蘊德不試積善蓄靈室而大發數當于公公以嘉靖己亥閏七月乙卯日午時生于漢陽皇華坊季父士亭公聞呱呱聲喜曰興吾門其是兒乎生有異質未解語已知書家有東海翁草書掛壁引姆抱着欣然

指畫五歲始愛學土亭公教以太極圖一語便知
天地陰陽之理指圖論說嘗讀書忘食土亭公念
其傷也令輟讀待食公作詩曰腹飢猶悶况心飢
食遲猶悶况學遲家貧尚有治心藥須待靈臺月
出時土亭公益奇之六歲能作大字書握筆蹣跚
揮灑字形壯偉若龍拏虎攫之狀一時名公鉅人
無不招尋求筆蹟共指為神童如乙巳被罪諸賢
皆公所與遊者己酉出試場屋中第一考官割試
卷將去為寶戊午中司馬庚申 明廟謁聖試士

公居首 命直赴殿試辛酉中丙科分差承文院
壬戌拜弘文館正字翌日 明廟引見即 榻前
命題景福宮大額次陞副修撰甲子拜兵曹佐
郎還除修撰乙丑拜司諫院正言吏曹佐郎丁卯
選差遠接使後事 詔使翰林許公嗟賞公詩筆
還朝寄問致款歷吏曹正郎議政府舍人司憲府
執義尚衣院正副校理次陞直提學常兼知製
教校書校理藝文應教 賜暇讀書庚午陞承政
院同副承旨辛未徃省考病于清風郡奉來以南

第色養五年乙亥丁憂歸葬保寧執禮極嚴哀數
幾不救畢喪于廬丁丑秋還朝前後歷吏禮刑工
曹參議成均館大司成轉陞承政院都承旨每長
薇垣玉堂己卯特拜司憲府大司憲庚辰拜兵
曹參判喪長子病適秋特除刑曹判書辛巳授
吏曹政極難慎干謁頓絕未幾丁外艱歸保寧終
制之日特拜議政府右贊成歷判吏禮兵三曹
兼提學大提學判義禁府知經筵春秋館成均
館事嘗謂守令民之所托命者不擇守令是殘民

也其忍為哉每當一窠必求得其人得之則喜若
家事不得則晨夜思度或秉燭劄記待明而入宰
執不敢為子弟乞官親舊不敢有私冀而草野之
名一善者無不誠諮力舉畢置於百執事之列仕
路日清臺官有欲吹覓政疵者於臺席闕除目曰
政如是何者可摘論至今談銓部之善擇人咸曰
某公某公踈怨無異辭宣廟亟稱公言若不出
口體若不勝衣一團真氣充積於中望之常起敬
矣批公辭章曰聞卿為吏判門外雀羅可設予

將以報卿有一輪對官進啓一人久秉銓柄恐權勢偏重 上怒曰汝不聞吏判為予社稷臣乎後公臨政每擬其人 上謂公曰彼欲害卿而卿用之卿量不可及矣戊子冬左右相俱曠首揆蘓齋廬公獨薦公拜右議政同列咸喜謂其作相晚矣宣廟念公過遜手教勉起倚毗甚隆是歲叅錄光國勲常帶鷲城府院君己丑陞左議政轉陞領議政 庭鞠鄭汝立達獄時朝論携貳而達變出於搢紳其辟於一邊而執偏議者欲曰之擠異已

而下石焉章疏紛起斥公為賊之親黨臺諫又以金沔鄭介清等皆公在銓席所褒 啓學行而收用者既被連逮公不可獨免至謂與右相鄭彥信倡翻獄之說論翰彥信益急公出郊外待 命宣廟痛析其狀而召公還鞠獄歷歲波濫公為之愍痛每歸舍廢食發歎或掩戶垂涕至庚寅春傷瘁病劇猶諄諄語口曰殺一不辜猶不可今士多死非罪元氣斲矣國其若之何累以病辭 宣廟慰諭不許一日與按獄之宰會中書曰嶺南右道

有一種論指獄事為虛宜速 啓知公答謂我未
聞矣仍與之辨其議遂寢已而參錄平難勲非公
志也壬辰四月倭寇逼京羣議欲移避關北公料
此賊非本國之敵欲 上西狩告惡未敢明言
宣廟召大臣議冊 國本委以監撫時坤殿無嗣
上問誰可公對曰此非人臣所敢與但在 聖
念速降 宸斷 宣廟舉今 上彌曰何如公起
拜曰 宗社臣民之福也即命有司舉冊儀諸官
續拜賀而報賊已踰嶺矣翌曉 大駕西遷儲宮

亦隨護公奉 廟社主扈行當是時寇勢滔天遠
近崩潰而民心有所繫者以能定大計於倉卒之
力也至開城兩司劾公首倡去邪罷職到平壤又
請以重律 命付處江原道平海郡乙未 宣廟
諭侍臣曰非某予為懷慈微欽久矣其 命放還
拜領敦寧府事俄無大提學辭遯己亥還拜領議
政庚子有一宰貪權橫恣望公同陞而公不與遂
被仇陷罷歸辛丑還拜府院君公配貞敬夫人趙
氏即議政府左叅贊貞簡公諱彥秀之女領中樞

院事文到公諱末生之後公世守清貧不問有無
夫人能勤勞拮据事育以周甲辰夏喪夫人丙午
春喪子婦戊申秋孫翰林李久得危疾公益憂慙
積敗頓衰年三月病暴重子姓親戚至悲喜指
認口不能出言終至於斯嗚呼痛哉公天稟極高
神通夙成省庵公欲其崇深自持保全美器常戒
以謙謹公克受庭訓立朝四十九年未嘗以才智
先人言訥體遲若無能者土亭公每稱公姿質之
美曰學以克之便是上智亞矣余及公門公初除

省庵公之服見遺蹟而泣几杖而泣感痛孺慕不
懈終始益篤孝如此平居對人物恂謹厚耳至其
深歎遠慮臨亂不喪而確乎其操守有貴育不能
棄者亂後每言己丑冤枉宜先伸雪慰悅人心此
是大機恢復之策不外於得人心矣自幼脫略世
情憂傷之激橫暴之加只反諸吾心而無所惡尤
故其流落在外也或匹馬單童往來山水直與孤
雲獨鳥澹然於形骸之外有時對景感時寓興遣
懷輒形諸吟咏下筆凌厲飛動多自得者善作水

墨圖不以示人時遇古畫融神賞會者書十行俱
下亦未見嘗讀書也河西金先生謂公之詩文譬
如空中樓閣無非出自天分若着工讀書則便是
塵土語矣平居製述甚多盡喪於兵火收拾若干
稿行于世少負時望早致宰列未有一瓦之覆一
壠之植常能屋以居荒涼艱楚客至或坐馬韉天
雨以席蔽漏緼袍麤食晏如也叅議問公喪境不
得節適請搆一舍則曰毋以全吾素性苟心安矣
居處之陋庸何病乎冬無一裘夏欠剝衣捐館之

後待贈賻而歛棺嗚呼公真所謂神仙中人矣夫
人配公無遠德公之秉政不一有私囑為公璆累
有侍婢愛人苞苴而潛達焉夫人佛然曰吾其衰
矣此言何為至於我耶即火其書貧而好施與每
以公祿周隣里親戚之窮者祭祀必躬執饌具雖
隆寒盛暑至老不倦子弟請付諸女婦而休息則
曰吾不執饌猶不祭我自盡誠不為傷也享年六
十二而卒有四男四女男長慶伯中庚辰 謁聖
科權知衆文院副正字早死次慶全次慶伸成均

進士早死次慶愈殤天女長適弘文館校理李尚
弘次適德馨死士辰亂旋門次適及笄柳惺先公
死次適韓山郡守安應亨慶全生子多天有五男
一女男長厚中癸卯文科吏曹佐郎次久魁癸卯
進士中乙巳文科藝文館檢閱文詞永湧山出不
幸早死次阜餘二男一女皆幼慶神生一女適士
人李琢尚弘有二男三女男長志和胡衛司司禦
次志賤女長適進士任叔英次適牛峯縣令崔行
次適進士鄭時望德馨有三男一女男長如圭牙

山縣監次如璧前廣興倉主簿次如璜成均生負
女適士人鄭基崇柳惺有一男一女男廷憲女適
士人襄時中應亨有三男皆幼內外曾孫幾數十
幼不能悉錄夫人之喪也先兆地窄不得祔乃窆
於保寧歸頭里至是改卜禮山多枝洞遷夫人之
葬以從焉噫物之至寶人之異材其見於世者有
數焉百歲之後其必有感嘆於此者矣銘曰
秀氣在天鍾異于人清而能厚絕類離倫金華謫
仙臨淄神童疇若孩提神明已通詞非學到筆自

漢陰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天得振揚家聲光于稼牧雲衢發朝順風鳴翼典
選服人毛珩簡潔作相鎮俗揚綰儉約適丁危亂
孰效長策衆怒偏激 主恩愈渥載錫之環呼我
黃髮木訥之資永蘖之節優游麟閣國有老成
嗣聖虛佇擬還台衡騎箕而逝百身難贖悲涼下
世散落遺墨瞻彼新阡岡巒鬱蒼虹光燭空是公
幽堂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十二



